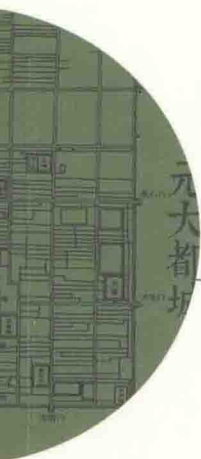


一个草原传奇 雄鹰与骏马的历史注释

忽必烈 大汗



蒙古帝国



元大都城

巴根

著

作家出版社



忽必到大汗



翰林祥



巴

根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忽必烈大汗 / 巴根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063-6686-1

I. ①忽… II. ①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295 号

忽必烈大汗

作 者: 巴 根

责任编辑: 林金荣

特约编辑: 朱 竞

封面题字: 喻林祥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90 千

印 张: 29.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86-1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汗位之争露端倪	忽必烈险丧狼口	1
二、窝阔台继定汗位	忽必烈护弟挨鞭	15
三、铁木真战场归西	高丽国背信弃义	24
四、三峰山灭金受阻	乱阵中拖雷中箭	33
五、遇偷袭队伍受伤	无援军皇子被俘	43
六、阔出被山洪淹没	蒙哥欲杀人祭旗	52
七、蒙古全面攻金朝	完颜真别忽必烈	64
八、完颜哈达回军勤王	海云法师雨中相助	76
九、忽必烈溺水还生	史天泽坠崖未死	87
十、完颜真潜逃未遂	三峰山大军撤离	95
十一、董文炳臂断汴京	鬼神争夺大汗命	105
十二、拖雷救大汗牺牲	蒙哥接父王爵位	114
十三、窝阔台英年早逝	浪子辅佐忽必烈	125
十四、汗位之争暗较劲	忽必烈力举贵由	138
十五、三年后蒙哥继位	汗母令宽容待民	149
十六、乞丐救治董晓阳	斗智斗勇窦默府	161
十七、军内暗中引民乱	忽必烈令斩武贵	173
十八、谗言害兄弟生隙	危难时海云出山	181
十九、忽必烈项挂马鞭	董晓阳护主中箭	190
二十、蒙古军使臣被斩	大理国险遭屠城	199

二十一、蒙哥出师命归天	鄂被围派使求和·····	208
二十二、忽必烈登基汗位	贾似道劝瑄叛变·····	216
二十三、李瑄叛变攻燕京	汗母后临终劝和·····	226
二十四、内奸告密人丧命	起疑贾似道弄奸·····	235
二十五、哈拉和林汗城被破	忽必烈汗重建新都·····	243
二十六、巴特尔平乱战死	忽必烈削弱兵权·····	253
二十七、蒙古国改元建制	忽必烈誓灭南宋·····	263
二十八、忽必烈究赵璧案	贾似道欺君被杀·····	273
二十九、南宋灭亡官归降	真金建凿大运河·····	282
三十、宋废帝投降受封	文天祥兵败被俘·····	292
三十一、阿合玛专权遭议	赵孟頫说文天祥·····	300
三十二、大皇意招洋博士	海都拒绝放安童·····	310
三十三、阿合玛杀人灭口	那木罕被擒自刎·····	320
三十四、贺仁杰巧用王著	真金计除阿合玛·····	330
三十五、忽必烈誓征日本	伯颜率兵救安童·····	339
三十六、安童回营遭陷害	王著锤毙阿合玛·····	347
三十七、肃清阿合玛党羽	忽必烈重整朝政·····	356
三十八、忽必烈辽东坠马	胜合尔私通被擒·····	364
三十九、乃彦被围败自刎	桑哥跋扈立政碑·····	372
四十、君前明争暗斗气	幕后谋划无良策·····	381
四十一、老臣腰断出文章	马可·波罗送公主·····	389
四十二、刘秉忠湖边归西	忽必烈心愿未了·····	397
四十三、江明奏章被毒杀	桑哥扰政遭逮捕·····	404
四十四、母后察必撒手去	众将宁死保太子·····	411
四十五、忽必烈令斩桑哥	剿除海都救皇子·····	419
四十六、多舛命途真金去	野狼群中纳沙亡·····	427
四十七、忽必烈欲征海都	百官雨跪求大汗·····	435
四十八、伯颜射海都纸箭	铁木尔酗酒受罚·····	444
四十九、忽必烈东征了夙愿	甘麻刺惦记太子宝·····	454
五十、忽必烈携太子宝	率军东征日本海·····	464

一、汗位之争露端倪 忽必烈险丧狼口

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并列着几个不同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偏安江南的宋朝经“靖康之变”虽元气大伤，但江南物阜民丰，贸易发达，宋朝因此并不显颓势。金朝与宋隔江相望，自灭了北宋后，虽存有南下之心，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作罢。西南的大理与吐蕃，及与之毗邻的西夏与西辽，彼此之间虽摩擦不断，不过苦于实力相当，只好把一统天下的野心老老实实在肚子里，代代相传给继任者。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秘而不宣的想法，早已经不是秘密。

在这些政权的北部，骑兵天下无双的蒙古，早已经开始了一统天下的计划。自从占领中国北方以后，从那里得到了大批的工匠提供的各种武器装备，这些武器配上彪悍凶狠的蒙古骑兵，形成了强大的攻城拔寨能力，所到之处或受降或屠城，蒙古的版图因此得到了迅速的扩大，这也更加刺激了成吉思汗天下归一的雄心壮志。这一年，成吉思汗像往常一样，行进在西征的路上，旌旗招展，队伍雄壮。

成吉思汗的征西大军营以白色毡帐群组成，方圆几十里，气魄雄伟，弥漫着一股天然的肃杀之气。中军大帐高高矗立于白帐群中，为余下的毡帐包围。中军大帐前的大蒙古汗国神器九足大旗——苏力德静静地立在那里。成吉思汗端坐在帐中悠闲地品着奶茶，跟前坐着也遂夫人。帐外，不断地传来被弓箭、橛木、滚石击中的蒙古士兵的阵阵惨叫，城墙久攻不下。

也遂终于坐不住了，皱着眉说道：“大汗，这城非比寻常，实在是太坚固了，已经攻了这些天依然拿不下。要不，别攻了，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成吉思汗看了看也遂，缓缓道：“死人越多，越必须攻下。要不将士们的英魂无处安息，他们死不瞑目啊！”

也遂刚想再说些什么，还没来得及出口，成吉思汗二儿子察合台满脸是血地闯了进来，怀抱着一名已经死去的孩子。那孩子不幸被箭射中，早已是血肉模糊，胸口涌出的血沾满了察合台的衣襟。“父汗，父汗，您看……”

成吉思汗本想听也遂的解释，被察合台一冲，愣了一下，随即问道：“怎么了？大呼小叫的。”察合台扑通一声，抱着孩子跪了下来，颤巍着身体说道：“父汗，您

看，您看啊……”

早已见惯生死的成吉思汗，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吃惊，但察合台的失态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于是惊道：“这是，谁呀？”察合台呜咽道：“是乌日图啊，父汗……”

虽然见惯了生死，早已习以为常，不过亲人离世，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是让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禁不住大吃一惊，慌忙站起来走到跟前，抱住了乌日图，唤道：“我的爱孙，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啊，醒醒。”任凭一代天骄如何呼喊，乌日图再也没有了反应。一旁的也遂不忍去看，转头拭泪。

乌日图的死，让原本还有些犹豫的成吉思汗下定了决心，不攻破城绝不班师回朝。成吉思汗端坐帐中，让夫人也遂坐在左侧，并叫来了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其他宗王，以及速布台、者别等十几员大将。众人很少见成吉思汗这般生气，一时都不敢擅自出声，屏息片刻，成吉思汗怒容满面道：“从其他地方再调两万兵马，三天之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眼前这个魔城！听好了，要不惜一切代价！”

察合台瞪着喷火的双眼，狠狠地说：“父汗，拿下这魔鬼城以后，把它一把火烧成灰烬，为我的儿子报仇。”

成吉思汗稍有犹豫道：“不要烧它，留着有用。”

察合台不解道：“那我儿子的仇怎么报啊？”

成吉思汗望了察合台一眼，转头对着众人说：“各将领听令，打下这魔鬼之城以后，凡年龄大于我爱孙乌日图的全杀掉。攻城战役由察合台总指挥。”

众将见成吉思汗威严中透着愤怒，齐声道：“遵令。”

一直没有说话的术赤忽然跪在了成吉思汗跟前，说道：“父汗，您把这里广阔的地方分给了我，您又下令屠城，给我留下一片废墟，一个夜夜鬼哭的恐怖之城，还有什么用啊？”

成吉思汗生气地说：“我没说屠城，我只是说杀掉比乌日图年龄大的。”

术赤接着说道：“父汗，您是知道的，将士们一旦杀红了眼，能顾得了这些吗？最终还不是屠城吗？”

成吉思汗一时语噎，犹豫之际，窝阔台走过来跪下道：“求父汗一定要劝阻二哥，千万不能屠城，二哥已经被仇恨的烈火烧焦了心。求父汗一定要劝阻他，屠城万万不可啊！”此时原本同意屠城的部分将领也开始劝阻。成吉思汗见人心不齐，难下决定，只好手一挥，说道：“你们先走吧，容我再想想。”察合台刚想上前说些什么，成吉思汗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不要再说了。”

众人走后，成吉思汗和也遂静坐在毡帐里，沉默良久。夜幕已降，成吉思汗始终没有说话，刚才的争论显然让他为难。也遂看透了成吉思汗的心思：他虽然想着为孙儿报仇，但以一城之命来交换显然不公平，并且人死不能复生，就算白白杀掉了一城的无辜百姓，乌日图还是不能活过来。于是安慰道：“大汗，我想术赤、窝阔台说的

是对的，不要让察合台屠城啊，那里有很多无辜的女人和孩子。求大汗宽恕他们。”

成吉思汗扭头看了也遂一眼，点了点头，随即望向远方，沉思不语。

经过一夜的思索，成吉思汗早已有了决定。临天亮之前，他短暂地休息了一番。常年在外行军作战让他养成了倒地便睡、随睡随醒的习惯。前者，是因为疲惫；后者，是因为警惕。

第二天天还没亮，成吉思汗已经集结好队伍，带着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人骑在马上带兵出击。早已经领教过蒙古兵厉害的对方不敢硬拼，只好赶着一群妇女儿童作掩护向这边进攻。在蒙古士兵看来，挡在路前的都是敌人，哪怕是孩子和妇女。随着察合台大喊一声“冲”，蒙古兵挥舞着武器向对方冲去，一阵昏天黑地地砍杀。对方只是稍作抵抗便溃败了，留下了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一位年轻妇女领着一群孩子和女人跪在成吉思汗马前，愤怒道：“你这个东方魔鬼，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孩子和女人都杀了吧。杀了吧，你杀呀，你这个东方魔鬼！”身边的孩子和女人们，惊恐中透着愤怒与绝望。

成吉思汗望着眼前的女人，想起了昨晚也遂的话，更想起了蒙古一统天下的大业，于是喊道：“察合台，撤兵，快撤兵。”察合台不解，用疑惑而愤怒的眼神望着父亲，无奈父命难违，只好掉转马头往回走。成吉思汗随后道：“把这群女人孩子带回营中。”大军带着这些没有用处的战利品回师。

班师后的成吉思汗端坐帐中，也遂坐在左边。帐下右手站有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十几位宗王，左手站有速布台、者别等十几员大将。

成吉思汗见人员齐整，说道：“各宗王、万户长听着，以少统多必统其心，杀戮不是最好的办法。你们记住夺其地不如夺其志，杀其头不如杀其心。”

察合台疑惑不解，走向前道：“父汗，儿臣不明白父汗的意思。”

成吉思汗见除察合台外，帐下不少人对这次自己下的撤兵令迷惑不解，于是清了清嗓子，缓缓说道：“各位都听着，攻下这座城市以后，对投降者一律不准杀。攻城战斗的总指挥由术赤担任。”术赤出班跪下：“儿臣遵命。”察合台瞪圆了眼盯着术赤又向成吉思汗：“父汗，难道我儿子的仇就不报了么？”

成吉思汗道：“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的爱孙是人之子，城里的孩子也是人之子。他们出身虽不同，但都是父母所生所养，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差别。”察合台听得云里雾里，见成吉思汗表情凝重，虽有疑惑和不满，也只能咽到肚子里了。他自然也没有听见成吉思汗心里的话：复仇的火焰烧得太旺会烧坏人心啊。我的子孙后代应该学会另一手啊，柔。随其俗柔其人。我的子孙中会出这样的人，会出，会出……

入秋的蒙古草原劲风疾厉，草原金色无极，蓝天苍寥高远。天空不时有南归雁阵飞过，其影投地，其声悠远。成吉思汗西征凯旋的雄壮队伍缓缓而来。刀枪剑戟林立，扬尘遮天蔽日，队队马阵、车仗萧萧磷磷，雄伟壮观。蒙古帝国的版图在马蹄轮

印下不断扩展。

成吉思汗站在七十二头牛拉的硕大白色汗帐车前栏边上，面色凝重、庄严。周围簇拥着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西番诸国护送成吉思汗的国王、质子、大臣、僧、道、阿訇、牧师人等。车上插九足大旗苏力德。

蓝天里有雁阵飞过来，成吉思汗仰头眺望着雁阵，说道：“者别，试试你的神箭吧，给我备一份回到生我养我的草原的礼物。”者别从人群中走到一边，搭箭射去，一只大雁划过天空落地，引得众人一片欢呼。

成吉思汗的四子名叫拖雷，在成吉思汗率军出征期间，一直以守灶身份留守蒙古草原斡儿朵。这份看似清闲的任务实际上并不轻松，除了保证远征军的兵马粮草外，更要负责大营的稳定，不能让前线分心。拖雷向来行事稳重，因此成吉思汗乐于把这项重任交给他。拖雷也不负众望，将大营守护得比成吉思汗出征前还要稳定。此时，拖雷与妻子唆儿忽合塔尼领着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以及众宗王、大臣等队伍迎接父汗凯旋。众人都骑着马走在桦树林边。阿里不哥因为才六岁，被母亲抱在马背上。蒙哥十三岁，忽必烈十一岁，旭烈兀也已经九岁，只好各自骑着马，背着弓箭，挎着刀。

此时，突然从林中跑出一只母鹿带着幼崽狂奔。拖雷用马鞭指着对儿子们说：“蒙哥、忽必烈快去追杀，当礼物送给你爷爷大汗。快，快去。看谁武艺高，比比试试。”蒙哥听闻，挥了一下手，策马追过去。忽必烈、旭烈兀也跟了过去。三兄弟疾风似的追赶着两头鹿。蒙哥在前，开弓搭箭射击。母鹿中箭倒地，挣扎着，一旁的幼鹿以惊恐万状的眼睛盯着母鹿不忍离去。

蒙哥对着忽必烈大喊：“快射那幼鹿，快射！”

忽必烈迟疑着不肯开弓。

蒙哥着急道：“忽必烈，快射呀，快，这可是给爷爷大汗的礼物呢！快射，快点，要不跑掉了。”

忽必烈犹豫地搭了箭，然而依然引而不发，脸憋得通红，大粒的汗珠挂在脸上。

蒙哥见忽必烈犹豫不决，忍不住骂道：“不顶用的赖弱熊样，你不射，我射了。”话还没说完，做出搭箭引弓的样子。忽必烈一急，“嘭”地拽响了弓弦，箭却留在弓里。幼鹿听到弓的响声一惊，嗖地一跳，跑进了密林里。

蒙哥气极了，开口骂道：“忽必烈，不中用的东西，好好的礼物，让你给放跑了。见了爷爷大汗看你咋说？”忽必烈见蒙哥大怒，低头不语。好在小鹿逃开了，心里闪过了一丝快慰。

但是那母鹿依然在挣扎，蒙哥、忽必烈、旭烈兀三个人跑马过来，跳下马，围住了鹿。蒙哥一脚踢倒了忽必烈：“滚开，这儿没你事。”忽必烈怯怯地站在一边。蒙哥

对旭烈兀道：“旭烈兀，你拿刀扎死它，敢不敢？”话还没说完，旭烈兀已经拿出短刀乱扎在鹿身上，说道：“我叫你动，我叫你动。”

蒙哥拉开了旭烈兀，说道：“好了，已经死了。”

蒙哥把鹿横放在马背上，三个人重新上马飞奔而去。

没过多久，成吉思汗的队伍走来。拖雷赶快过去迎接队伍，下马跪迎。

成吉思汗领众人走下汗帐车，挥了一下手道：“都起来吧。”

等众人起立完毕，拖雷喊道：“蒙哥、忽必烈、旭烈兀过来，把给你们大汗爷爷的礼物拿出来。”蒙哥让随从抬着鹿走出来，身后跟着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

蒙哥把鹿放在成吉思汗跟前，骄傲地说：“大汗爷爷，这是我一箭射杀的，献给大汗爷爷战胜万国归来。”

旭烈兀不甘示弱，跪到成吉思汗前喊：“大汗爷爷，它还没死的时候我用这刀把它扎死了。”成吉思汗欣慰地笑道：“好，好，你们两个小巴特尔。”成吉思汗瞅着忽必烈，见他沒有说话的意向，便主动问道：“忽必烈，你呢？你的礼物呢？”

忽必烈嗫嚅，支吾不言。蒙哥抢先回答道：“他呀，胆儿太小，我留给他鹿羔子，他都不敢射，还拽空弓，惊跑了小鹿。爷爷，你看他。”

拖雷听到这儿，举起马鞭要揍忽必烈，嘴里骂着：“赖弱崽子，空着手见爷爷。”

成吉思汗挥手道：“拖雷，放下鞭子。”又蹲下身子问忽必烈：“你为什么不射杀幼鹿？给爷爷说。”

忽必烈怯怯地道：“小鹿太可怜了，我不忍心。”

成吉思汗一惊。他想出很多孙子不杀小鹿的理由，唯独没想到竟是出于怜悯。征战多年加之天生的血性，怜悯早已经淡出了蒙古人的脑海。思索片刻，成吉思汗面露喜色，举起忽必烈大声道：“长生天作证，将来得一统天下者，必吾孙也。”

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人人都大吃一惊，神色各异，互相瞅瞅又盯着成吉思汗，不解父亲这番话的深意。

成吉思汗放下忽必烈，忽然感到头晕，身子摇晃了几下，赶忙用手扶额头。几个儿子同时围过来：“父汗，父汗，你怎么了？”成吉思汗信手一挥：“不要紧。”

蒙哥见反倒是怯懦的忽必烈受到了爷爷的表扬，心里不服气，便扭过身去，把自己的弓箭一把摔断。拖雷怕成吉思汗看见，示意护兵赶紧挡住了蒙哥。

成吉思汗挥了一下手，把刚才射下的大雁赏给了忽必烈。小忽必烈迷茫地看着拖雷，不知自己的回答对还是不对，这大雁收还是不收。

秋天草原的夜来得稍早些，日头刚落，硕大的蒙古包帐，便有几处点着了油灯。帐中灶上烧着火，靠北侧摆着方桌，桌旁坐着拖雷和夫人唆儿忽合塔尼。方桌上摆着羊肉、奶制品等点心，二人用木碗喝着奶茶。

拖雷呷口茶放下碗：“夫人，你今天听见父汗说的话了吧？”唆儿忽合塔尼道：

“听见了。父汗为什么说那句话，或许是喜欢忽必烈随便说说而已。”

拖雷摇摇头道：“你还不知道，父汗这些年在众人面前从来不随便说话，更不随便夸人。”唆儿忽合塔尼想了想，确实如此，于是疑惑不解道：“那父汗是什么意思？有你们这些儿子在，难道让年幼无知的我儿子忽必烈统一天下？我真想明白了。”

拖雷本也不甚了解，听妻子一问，只好答道：“父汗或许是一时高兴说了那么一句，但是父亲肯定联想到了什么。父汗说这么一句不要紧，你看我那三个哥哥，脸色立刻变了，眼神都露出了凶光，像月光下的狼眼睛一样。”

唆儿忽合塔尼有些吃惊，靠近了拖雷叹口气：“唉，他们就这么敏感，像狐狸似的，风吹草尖它都激灵一下。”

拖雷道：“你不了解，父汗年纪大了，这次西征回来，面色疲惫，明显不如以前，举一下忽必烈都吃不住，差点跌倒。我看支撑他的就是坚如岩石的意志力，而不是他的躯体。”唆儿忽合塔尼道：“这我倒看出来了。”

拖雷叹了口气道：“父汗征战一生打下了这么大的地盘、五畜、城郭、金银财宝，成为万汗之汗，威势功业如日中天，谁不羡慕？谁不向往啊？”唆儿忽合塔尼听出拖雷话中有话，吃惊道：“你说有人盯上汗位了？”

拖雷摇摇头道：“凭父汗的威权和德望，眼下还没有人敢，但是，父汗一旦让长生天请走，风暴必起于瞬间。”唆儿忽合塔尼面露难色，自言自语后又拉着拖雷道：“天啊，刚刚安定了几十年，又要闹腾不成？大王，你是父汗守灶的儿子，无论如何你的份额——草原、五畜、财宝、权势都足够我们一家享用了。你可不要卷入他们的争斗，我求你了。”

拖雷抚着妻子的手，缓缓闭上眼睛，这情形并非自己能够决定，只好一边安慰她，一边自语：“群狼争食，谁可躲过，旁观啊……”

那边成吉思汗与夫人也遂坐在榻上的方桌前，也喝着奶茶，吃着羊肉、各种奶品、点心，身旁两个女仆在左右侍候着。也遂呷了口茶放下碗，注视着成吉思汗欲说还休。成吉思汗察觉到了也遂的不安，也放下碗，问道：“你这是怎么了？自昨晚就神不守舍的，你的心是不是让鹰叼走了？”

“大汗，昨天你高兴之余说了一句什么还记得吗？”

“我说什么了？”

“看你，忘了吧？”

“我忘了什么？”成吉思汗诡秘地笑道。

也遂有些着急，忙提醒道：“你举起拖雷的二儿子忽必烈说什么了？”

成吉思汗笑道：“你还当真了。我哪能忘呢，我是对着长生天说的，我忘了就对不起长生天了。”也遂表情严肃起来，说道：“你想到说这句话的后果了吗？”

“想过，无非就是提醒子孙们，杀戮不是最好的办法。人要有慈悲之心。”

“可我怕孩子们误解了你的意思。”

成吉思汗见也遂深有顾虑，意味深长道：“全真教宗师丘处机随我西征，给我讲戒杀之理，戒杀是不可以的，但是适度是应该的。多年来草原上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熏染得子孙们血腥气太浓，难得有忽必烈这样的心，所以我就说了那么一句。”

也遂道：“你倒是无意，可我怕孩子们当真呢，他们个个都那么勇敢。”

成吉思汗道：“也不全是无意。等灭了西夏进入中原，那里的人多得像蚂蚁一样，谁能杀得过来？我们要学会柔啊！我看出忽必烈或许有这个心性。”

“大汗想得深远。”

成吉思汗刚想再说什么，却被一口奶茶呛住了，猛然咳嗽起来。侍女忙过来给他捶背。也遂心疼地说：“慢点喝呀，还当自己年轻啊？你这不服老的性子。”

成吉思汗道：“没事，没事了。”随即挥挥手，示意侍女们退后。

也遂见侍女远去，说道：“昨天，你举起忽必烈放下时，摇摇晃晃的差点跌倒，一会儿，我叫医师来好好看看吧。”

成吉思汗最不喜医生给自己诊病，忙道：“一时晕了一下而已，不必大惊小怪。这些医师往往小题大做，不知会弄出啥来。你不必着急。”

也遂坚持道：“还是看看的好，人不服老不行啊。正好现在没什么大事，借机好好调养一下，总不是坏事吧。”成吉思汗见也遂坚持，自己身体确实感到几分不舒服，便对也遂道：“也好。”

岁月让成吉思汗变得深沉稳重，也让他的儿孙们变得灵动活泼。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等人常常光着上身打闹，阿里不哥则常常坐在一侧看着乐。迎接成吉思汗回来后，蒙哥把忽必烈摁倒在地，用拳捶他屁股，说道：“你个熊样，舌头上长了金莲花，说话让人喜欢。你没给大汗爷爷送礼物，为什么接受大汗爷爷的大雁？你说，你说。”忽必烈咬着牙不吱声。

旭烈兀过来拽蒙哥：“哥，也不是他自己要的，是大汗爷爷给他的。你就别打他了。”

“那他把大雁给我，我就不打了。”

“忽必烈，你把大雁给他吧。”

忽必烈牙缝挤出一句：“不给。”

这时，一旁的阿里不哥喊道：“大雁我要。”

“闭嘴，连马都上不去呢，还想分大雁肉。”蒙哥骂道。

没想到阿里不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旭烈兀见状突然拿出刀对着蒙哥说：“你再打忽必烈，我就像扎鹿一样扎你。”蒙哥一抬脚踢倒了旭烈兀，旭烈兀也哭起来。

这时，忽必烈一跃而起护住了旭烈兀，两眼露凶光吼道：“你敢打弟弟，我跟你

拼了。”

蒙哥睥睨着忽必烈，忽然哈哈大笑，继而指着忽必烈的鼻子道：“忽必烈你记住，我就需要你这狼一样的眼光。否则，你像个绵羊似的，会让人欺负的。你连自己都保不住，更不用说保护家族了。”忽必烈回过头去，不再理睬蒙哥，哄着小弟弟阿里不哥道：“不哭了，不哭了。”

不止蒙哥，就连父亲拖雷私下里也觉得忽必烈生性懦弱，需要锻炼，便在见成吉思汗之前嘱咐唆儿忽合塔尼，多让忽必烈的教习官好好练忽必烈的武艺和胆量。唆儿忽合塔尼虽不这么想，但想着多加练习也不是什么坏事，便找来教习官教忽必烈射鸟。大鸟飞来飞去的，忽必烈几次都无法射中。等往前走了几步，便射中了。

教习官又从鹿圈抓出一只鹿，放倒在地。用短刀豁开鹿前肚，伸进右手，扣断动脉，然后剝出一块鹿心，血淋淋地托在手掌上递给忽必烈道：“把这吃了。”忽必烈皱眉摇头。教习官道：“你看我的。”说完把鹿心一口吸了进去，伸出舌头舔着手上的血，忽必烈皱着眉不吱声。

这彪悍的性情为蒙古人所独有，也因为这彪悍的性情，蒙古人南征北战数年，几无败绩。这一天，成吉思汗坐在帐内，思索着大军下一步的去向，帐外耸立着高高的九足大旗苏力德，周边站着八名持长戟的武士，英武雄姿，震人心魄。

成吉思汗的御座靠北面南，上盖着狮子皮。成吉思汗与夫人也遂并排坐在御座上，左右两侧排列坐着东西道诸王。左手是东道诸王即兄弟们，右手是西道诸王即儿子们。右手以术赤居首，依次是察合台、窝阔台、拖雷，都着整齐的戎装。

成吉思汗威严地说道：“东道各王和西道各王们听着，我自西征以来灭国二十余，开疆拓土有多大，只有长生天量得清。这次回草原故里，本来想修养几年，享享天伦之乐、儿孙绕膝之福。但是，长生天不让啊，它让我有生之年继续征伐。征伐无道啊。一国与一人一样，应该以诚信立于蓝天之下。但是，西夏国王像狐狸一样狡猾，原本答应给我西征大军三千匹战马和万头牛羊，还有其他吃的喝的，结果背信弃义，皮毛未给，让我大军差点陷于断炊、断粮、饥寒交迫之中。真是天杀的，欺我太甚啊！”

大帐悄无声息，仿佛听得见成吉思汗的回音。此时，术赤忽地站起，说道：“父汗，不用劳您大驾，我率军前去平了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国。”

此话一出，身边众人也开始进言。察合台也站起道：“父汗我去吧。我保证半年内提着他们国王的头来见您。”拖雷道：“父汗，我留守故地、几年没有出征了，让我去吧。”“还是我去吧。”窝阔台也站起。兄弟四人各不相让。

此时，左手诸王一起站起纷纷请战。见状，成吉思汗挥了一下手，示意大家都坐下。

“你们都不要争了，还是我自己去，灭不了这个三箭之地的小国，我心里像堵了

驼毛一样难受。我必须出这口恶气。东道诸王们就不要去了，各守封地教育子孙。儿子们今冬各自做好准备。春风一吹，大雪开化，就进兵西夏。”

众人还想说什么，成吉思汗又挥手，众人只好依次退出。

拖雷刚从大帐处回来，就见到妻子唆儿忽合塔尼依次给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哥儿四个整理着衣帽，边整理边说：“你们都仔细听着，大汗爷爷要给你们赏赐从西域各国带回来的战利品，金银珠宝、各种兵器、首饰、玩具等应有尽有。让你们各自挑选。我告诉你们，你们四个一人只拿一件东西，回来让我查看，谁多拿一件，马鞭子侍候。听清没有？”

四兄弟虽然不解，但听母亲这么讲，便一起回答：“听清了。”

唆儿忽合塔尼微笑着，望着眼前的四个孩子，内心感到欣慰和满足，依次抚摸道：“那你们走吧。”

四兄弟蹦蹦跳跳来到成吉思汗大帐门口，还没来得及进去，就见到成吉思汗的孙辈，男女几十名少儿从各处说说笑笑，打打斗斗，欢快地走来。孩子们喊着：“大汗爷爷要给我们好东西了！”蒙哥弟兄四个与兄弟姐妹们打着招呼，依次走进大帐内。

成吉思汗与夫人也遂坐在御座上。大帐正中的一张大桌子上摆着耀眼夺目的金银珠宝、兵器、玩品、首饰、器皿。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走进来，在几名近侍的带领下排着队一一走到成吉思汗跟前。

成吉思汗中指沾了羊油，轻轻点在孩子们的额头上祝福道：“快快长大，得天之福。”

蒙哥、忽必烈、旭烈兀走到跟前，成吉思汗微微笑着点了额头，然后轻轻抚摸着阿里不哥的脸。孩子们被祝福过后，成吉思汗说：“孙儿孙女们你们各自挑选自己喜爱的物件吧。”

孩子们虽然出身名门，从小见惯了各种宝贝，但眼前众多的稀奇物品还是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群孩子像见了食物的狼一般跑向大桌挑选物品，拖雷的四个孩子跟在了后面。蒙哥走到跟前，一把抓起了一件雕金画弓和插满箭的鱼皮箭袋。还想拿其他的东西，拿了几件瞅瞅周围，又放下了。忽必烈拿了一件很大的红木佛珠，挂在弟弟阿里不哥脖子上。

“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阿里不哥说道。忽必烈只好拿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见阿里不哥乱抓一气不知拿什么好，蒙哥挑了一把精美的短刀递给阿里不哥，说道：“给你，这多好玩。”阿里不哥拿在手中，说道：“我还要。”忽必烈拽了拽弟弟，贴着他的耳朵悄声道：“你忘记妈说的话了。”阿里不哥撅嘴，不吱声，只好望着旭烈兀在一边挑选着长剑，和几个孩子因为拿的东西太多抱不动而撒的满地都是。

成吉思汗坐在那里哈哈大笑，甚为满足，也遂却皱了一下眉。成吉思汗站了起来，道：“孙儿、孙女们，你们拿够了，都站好，听爷爷说话。我要给你们讲讲做人

的道理。金银珠宝、财富是好东西，但是，用金银珠宝修饰打扮自己，不如用智慧和勇敢武装自己。如果没有意志、智慧、勇敢，我把草原五畜、宫帐、江河、军队都给了你，你一个也保不住，会让人都抢了去。你们记住我的话。还有你们个个像云雀百灵似的叽叽喳喳，吵吵闹闹，浑身都是舌头。爷爷告诫你们，这吃肉的牙在嘴里，吃人的牙在心里。你们要练心志、心劲。懂了吗？”

见孩子们似懂非懂，成吉思汗继续道：“我都看见了，你们有的孩子太贪心，恨不得拿走所有东西。这样不好。你看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一人只拿了一件物品，你们都学他们，一人只留一件东西，其余的放回原处。听清了吧？”

蒙哥哥儿四个面露得意之色。其他孩子互相瞅瞅，慢慢吞吞，很不情愿地把东西放回原处。

等孩子们走远，成吉思汗对也遂道：“你看出什么了吧？”也遂若有所思地说：“唆儿忽合塔尼教子有方啊。”成吉思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兄弟四人回到家，拖雷和唆儿忽合塔尼正坐在榻上闲聊。见到父母，蒙哥哥儿四个迫不及待地拿出各自的赏品让父母看。蒙哥举起弓箭说：“上次我把弓箭摔坏了，选了把弓箭，弦非常硬，是一把好弓。”

“拿过来我看看。”拖雷道。蒙哥走向前，把弓箭递给拖雷。拖雷舒展长臂引了弓说：“是把好弓，蒙哥有眼力。忽必烈呢？”

忽必烈把佛珠递给拖雷，拖雷皱了一下眉，不甚满意道：“忽必烈，你怎么选这个？你是想出家当喇嘛呀？”

“不，父汗，我想，其他物品我们家几乎都有，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我就选了它。”

唆儿忽合塔尼插了一句，说道：“忽必烈选得对，我喜欢这东西。”

拖雷瞪一眼忽必烈说：“男孩子戴这东西不伦不类，交给你妈，放起来吧。”忽必烈只好把佛珠递给了妈妈。

旭烈兀拿出了长剑得意地笑着说：“父王，你看，多锋利呀。”

拖雷笑道：“选这么长的剑，使得动吗？我的阿里不哥呢？”

阿里不哥把短刀拿出来，拖雷笑着把阿里不哥抱在怀里，对四兄弟说：“你大汗爷爷都给你们说什么了？”

“说我们四个每人只拿了一件东西是好样的。拿多的，骂他们太贪。”蒙哥抢道。

拖雷和唆儿忽合塔尼相视而笑，随即放下阿里不哥，说道：“好了，时候不早了，你们都回去休息。”

四人刚走远，拖雷说道：“夫人，忽必烈性格内敛，显出绵弱，父汗怎么就说他得一统天下呢？我有点想不明白，这与我父汗的性格不符啊。”

虽说天下知子莫若父，但母子同心，其利断金。唆儿忽合塔尼平日里为人和善，

但对孩子的管教却从不怠慢，她深知几个孩子的秉性，虽然几个孩子还小，但已经显露出他们成年后的性情，尤其那忽必烈，只是拖雷平日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对这几个孩子不如自己了解，便笑着说道：“你呀，每天忙于政务、军务，没有时间观察孩子，你慢慢会看明白的。”拖雷看了看妻子，信任地点了点头，不再言语。

此时的成吉思汗正与也遂夫人坐在睡榻上相谈。也遂叹气道：“大汗，您真的决定亲征？”

“有什么不妥吗？”

“大汗，您年纪这么大了，怕身体吃不消啊。”

“我还不老。”成吉思汗斩钉截铁道。

也遂太了解眼前丈夫的脾气了，他是个从来不会服输的人，只是每个人都会老，这是天命，而天命难违，哪怕他是万人敬仰的大汗。想到这，也遂劝道：“大汗您有四个英雄的儿子，他们个个都能带兵打仗，还有那么多的千户长和军队，为什么非要再去征战，消耗自己年迈的身体呢？”

成吉思汗道：“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离不开马背了。”也遂眼圈发红，欲止又言：“我有句话憋在心里有些日子了，想说又不敢开口。”

成吉思汗有些吃惊地睇视着也遂：“你怎么了？今天，你是我的夫人，有什么话还瞒着我吗？”

“不是的，我怕您听了不高兴。”

“只要是真心话，不高兴也得听啊。你说吧。”

“大汗，您只想到越高山渡大水，征服平定诸国，但是，您不想想，天下有生之物皆有生必有亡，您大树一样的身躯一旦倾倒，对芸芸众百姓，在您四个英杰儿子中，将委以谁继大位呢？您难道一点都没有想过这件事？”

“怎么能不想呢。”成吉思汗一惊，旋即又平静下来陷入沉思，良久才说：“也遂，你说的是逆耳之言，但是，我能接受。是啊，我该考虑这件事情了，我是千思万想也想不明白呀。你刚才讲四个英杰之子，是对的，正因为四个都是英杰……所以……”

“那，索性选长，术赤吧。”

“他……”

“您是怀疑他的身世？怕他三个兄弟不服？”

“是啊，尤其是察合台。立术赤，察合台会跳起来，我死后必然手足相残。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也遂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丈夫的看法，提醒道：“我看拖雷能征善战又识大体，不可以吗？”

“他是最小的，我怕他镇不住三个哥哥。”

“察合台呢？”

“他万万不可，性格刚烈，心性促狭。统驭一方还可，不堪当大任。”

“那只有窝阔台了。”

“窝阔台性情宽仁可以考虑，但是，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赶上拖雷孩子的。我怕他以后又生变乱。哎，真是人无法做好百年之虑啊。”

成吉思汗望着妻子，不再多言。

自从那天成吉思汗无意间说出忽必烈有大汗之象后，满营帐都在议论此事，究竟是谁能够接下成吉思汗的位子。术赤虽贵为长子，但身世问题始终难以服众，他自知如此，便将继任的希望转移到拖雷身上，但他并不知道拖雷的想法，便叫来拖雷商议。

术赤直来直往，见拖雷便说道：“汗宫中传出秘闻，父汗要选立汗位继承人呢。”

“我也有所耳闻，但是，父汗身体还健康，不应着急吧。”拖雷说道。

“拖雷不必瞒着哥哥。你是我最小的弟弟，自小我最疼你，我背你满草原跑，你没少在我背上撒尿。你应该跟我同心。”

拖雷不解其意，以为术赤自己想接替父位，便说道：“大哥，你既然这么说，我一定支持你当继位者。”

术赤见拖雷难察其心，无奈地说道：“咳，我不是这意思，你是最聪明的人。你最清楚，我不可能，察合台这一关就没法儿过。”

“那你的意思是？”

“我推举你当继位人，你本来就是守灶的儿子。”

拖雷一惊，沉思片刻道：“大哥，这恐怕不行。我最小，我怎么能越过我三个哥哥呢。我不可。”

术赤腾地站起来手指着拖雷：“拖雷，你在这关键时刻，就像刺猬一样缩进皮里，不想露头了？难道你让察合台当汗，受他的气不成？”

拖雷无奈地摇摇头，说道：“都是我的亲哥哥，我怎么办啊？干脆让父汗定夺吧。他定谁，就是谁。”

术赤见拖雷无意其位，自己再劝说也是徒劳，索性不再劝说，只留下一句：“拖雷你真让我寒心。”

隔了几日，术赤觉得拖雷能够回心转意，便再次叫拖雷详谈，术赤道：“父汗说你儿子忽必烈将来必得一统天下，这是说给你听的，你为什么执迷不悟呢？”

不想拖雷心意坚决，回道：“大哥，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我不想父母还都活着的时候，兄弟手足相争，难道我们还不如一群狼吗？”

术赤站起来盯住半晌拖雷，然后颓坐在那里闭上眼良久，终于无奈地挥挥手，示意拖雷离开。